

蘇聯文藝叢書

伊里亞·愛倫堡著 高清岳·談文合譯

暴雨

蘇聯文藝叢書

暴 風 雨

伊里亞·愛倫堡著

高 清 岳 · 淡 文 合 譯

文 志 公 司 出 版

第四部

那些時常爲小事情糾纏不清的人們，有時候也會把他們自己提高一步，對人生獲得一種較遠大的看法。這就是奧兒加的情形，她曾經因爲計較她自己的傢具和西米揚·伊凡諾維奇的衣櫥而惹起妮娜·喬琪芙娜的不高興。奧兒加還是和以前一樣的一個現實的女人，即使在從莫斯科撤退來的報館用作館址的木房子裏的小房間中，她還是要講求自己的舒適；不過她明白戰爭在進行中，她要和大家一同幹自己的一份。她有一種連她那嚴正的母親也承認的美德——對工作的忠誠。在戰前，奧兒加就因爲她的勤勞而使得她的同事驚異，她總是最先到辦公室而最後離去的一個。在新的困難的環境中，僅僅忠誠是不够的，沉默寡言、性情遲緩的奧兒加現在以真正的熱忱去工作。當她因爲整天在印刷廠中有事，而忘記了到商店去領取配給食物的時候，她明白變遷不但發生在廣大的世界中，並且發生在她自己之內。

「我是這樣的忙於工作，辛雅，連配給證也忘了，可是報紙按時出版啦。……」她微笑，並且跟着說：「沒有辦法呀——在打仗。……」

「爲什麼要這樣賣力？現在連那些大報也出得晚了。……」

對於他，好像奧兒加是以輕蔑的眼光來看他的；這樣使到他生氣：這一個女孩子太以爲自己

了不起了！她是多麼浮躁的傢伙啊……他所以和她結婚是因為她具有適宜於過家庭生活的嫺靜。她現在放任了。好吧，沒關係，打完仗後一切都會恢復老樣子的。……

戰爭改變了大國家的生活，也改變了妮娜·喬琪芙娜所養育的孩子們的生活，但是戰爭對西米揚·伊凡諾維奇的性格卻沒有起什麼作用。他依舊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在該說話的時候說話，該緘默的時候不開口；他還是喜歡用葉醬拌着茶喝，手持釣具在樹蔭下閒坐。但是一切事物變得如此的不舒服，不安定；老同事都沒有留下來，房子是那麼糟，印刷機根本不適合印報紙用；生活條件很壞，他們的屋子窄小；奧兒加神出鬼沒——連想喝杯茶也成問題；他日日夜夜的工作，整個七月中只有兩次能到市蘇維埃主席的鄉居去釣鯉魚；這不過只是煩惱的一半，還有另外些令他感到頹喪的事情——他不能夠給西多諾夫打電話，問他怎樣報道「巴黎公社」工廠未能達成生產任務的事實，以及是否應該報道。西多諾夫在前線，他的職務由柯洛約夫代替，柯洛約夫曾經說過：「不要為那種無聊事情給我打電話，我並不問你怎樣增加印報，……你是負責的編輯，這是你應該自己決定的事情。」……當和他的下屬或者客人談起話來，拉巴索夫自己是很喜歡強調他是一個負責的編輯的，他時常提醒奧兒加這個，以裝腔的音調說出「負責的」這個字。西米揚·伊凡諾維奇和柯洛約夫談話之後，好像憔悴了許多，他的小眼睛不見了，他的愁眉苦臉像一個假面具；他忽然明白他是要對一切事情負責的。「在前線還舒服些」他對他的妻子說道。奧兒加譏諷地微笑。他覺得她太放肆了。他的僚屬在笑他；連老沙可夫也鼓足勇氣在一個臨時會議上說：「

現在，由於國際情勢，每一個人必需發揮積極性。」（沙可夫慣於對每一件事都稱爲「國際情勢」）

拉巴索夫是不能瞭解甚麼正在進行的。彼泰·杜洛多夫常常諷刺說：「我們的主筆反應很遲鈍——如果他在秋天把腳弄濕了，明年五月才會打噴嚏。」去年冬天拉巴索夫忙於報館撤退和佈置新館址；他沒有時間想事情。但是當德國人被趕離開莫斯科的時候，他逢人便說：「不管別人怎樣想，我是早就看到的。」但是現在他可迷惑了——「在瓦隆尼茲區」……「嗯，這是在全國的正中心；從那裏，正如他們在戲裏說的，你馳馬跑三年也到不了邊疆。他發生了一種他自己也認爲不該有的思想；他喃喃自語：「呃，呃——德國人說不定會到這裏來。很簡單——從瓦隆尼茲到這裏只不過從瓦隆尼茲到疆界一半遠。到那個時候怎麼辦呢？我們不能繼續永無止境的撤退……」如果柯洛約夫對他說：「你有這種思想該撤職，」他也許會振作起來。可是柯洛約夫手上的事情已經够多的了，不會關心西米揚·伊凡諾維奇心裏怎樣想法。

奧兒加注意到他的丈夫變「酸」了，用她的話說。她現在一個人要做兩個人的工作。她本來就是從不規避工作的，然而現在工作更使她滿足，因爲可以幫助她適應這種憂愁和不愉快的生活——戰時，伐西亞不知去向，賽笠奧若時刻在危險中，媽媽日子艱苦，她的丈夫不但變得粗野而且成了一個無用的人，沒有人能告訴她甚麼時候能回莫斯科，以及回去以後還能看見些甚麼東西，別人也許已經佔住了她的公寓；簡而言之，一切都變得那麼糟……只有在工作中我才會覺得心裏平靜——我也有用處，……她每月經常給她母親寫兩次信。妮娜·喬琪芙娜有時候會回覆

一封短簡，有時候則忘記了自己，會跟她的女兒像和跟賽笠奧若一樣談話。有時候，她爲了想安慰她的女兒，或者安慰自己，她寫道：「人們在大談游擊隊。伐西亞是和他們在一起的，我的心這樣告訴我。」……

最近妮娜·喬琪芙娜會寫過說：「我對你是有信心的，奧兒加。我知道你沒有沮喪，你永遠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女孩子。報紙的消息是可怕的，但是我比以前更堅信我們將要勝利。你知道，我已神經質地振作起來了。去年秋天，當我聽到前線傳來的壞消息，我就感覺心灰意冷。可是現在我不會這樣了——如果有壞消息，這是說我們必須比以前加倍的苦幹，去驅逐敵人。我時常到醫院去，給傷兵們唸書，替他們補軍服，在大會上講話，我不願在死去以前就死掉。」……當奧兒加讀到那封信，她覺得她要把她的頭靠在她母親的膝上，像她小時候慣於做的那樣。到底，媽媽瞭解我，我們常常爲小事情爭吵，可是現在時代不同了。……

奧兒加覺得非常寂寞。西米揚·伊凡諾維奇會整天不和她說話，忽然會對她很粗暴：「驕傲的黃毛丫頭！」他要她侍候：「你又忘了把扣子給縫上！你有沒有腦筋？……」有時候他態度變好，對於他好像他們重回到莫斯科，一切事情都沒有發生過。喝完第三杯茶，他拿起一條毛巾揩揩臉，然後擁抱奧兒加；她就會把他推開——「我要看書。」……

有一天，編輯部接到前方一羣士兵對後方人民的一頁呼籲書，是要在報上發表的。西米揚·伊凡諾維奇猶豫了很久，嗯嗯哎哎，兩次拿起電話筒，又立刻擱回去——不，他一定不能那樣

做；柯洛約夫會對他咆哮的。……奧兒加說：

「你應該把它登上，它能鞭策那些落後分子。……」

「可是你知道它裏面說甚麼嗎？我就會成了受鞭策的一個。……『情勢非常嚴重……我們國家命運瀕危。……』」呢，呢，這是沒有根據的。過甚其詞，簡直是製造恐慌。我問你，爲甚麼說『非常』？他們從那裏得來的？」

「你看看真理報，他們甚至說得更厲害。」

「沒有那樣的，我每一張都看過，他們說『嚴重』，但沒有說『非常』，或者說甚麼『瀕危』。對於他們，這都是一樣的，他們是在前方；我要對這個負責的。」

從前，當拉巴索夫塗去甚麼東西，他是很愉快地作的，在稿樣畫上粗寬的紅綫。這一回，他在那「呼籲書」上猶豫地畫了一道細而淺的綫。奧兒加聳聳肩，到印刷廠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當西米揚·伊凡諾維奇醒來，他大爲驚愕：奧兒加睡的床上懸着一條床單。

「這是甚麼？一家戲院？」西米揚·伊凡諾維奇問道。

「不，不是戲院，這是很簡單的，我是要使自己適應環境。我不願放棄報紙，但是如果我走開——那就是放棄它了，幾乎無法找一間房間，就是這樣。」

「你說『就是這樣』是甚麼意思？那破布幹什麼用？」

「你猜不出來？我不再是你的妻子了。我做了一樁傻事情，可是還是及時矯正比繼續拖下去

好……我們別再談它了，我要爲別的留下精神。……」

西米揚·伊凡諾維奇氣極了：

「爲甚麼別的？……」

她泰然自若地微笑：

「我還沒有別的人，我甚至還沒有想到這個……我有這麼多工作要做。況且，在這地方有什麼樣的人？像你那樣的。……戰爭完結後，或者我會找到一個。……這時候，我請你祇把我看作助理編輯。」

幾天以後，奧兒加寫信告訴她母親她生命中所發生的變化：「我已經和西米揚·伊凡諾維奇在實際上離婚了。現在的環境使你更瞭解一個男人。他不適合我。來信請寄原來的地址——找一間房間，或者甚至半間都是很困難的，而且房租貴得很，我正在積蓄一筆錢買件新衣，現在穿的已經壞了，我連戲院都不能去。」……

我找到了一個女兒，妮娜·喬琪芙娜對自己說，是的，對的，找到了她。曾把言語認爲是心靈是多大的錯誤啊！我竟不瞭解她年輕，他們說話是不一樣的！……妮娜·喬琪芙娜沒有爲奧兒加的勸告而不快：「你一定要光顧一家好舖子，因爲你是不能長久不吃白糖和豬油的。」……傻孩子，她自己過着苦日子，還在掛慮着我。

賽琪微笑着，一年前，他時時覺得煩惱——一名工兵，我會被困在後方；別人都在戰鬥，可
是我的職務是修築橋梁。……的確，我是在後方；我們協助坦克、砲兵和我們的師團通過，這已
經是第三個星期了，但是我們又進行破壞，破壞——橋梁、公路。昨天伏洛諾夫說：「這座橋是
我一九三八年建的。」……我們在破壞我們自己建築的東西。可是德軍繼續推進；他們要截斷我
們的路。我們兩次使他們應戰，以爭取半點鐘的時間。我們不能給他們留下一座橋！這樣能繼續
多久？有蘋果樹和白色小房子的寧靜的城市，在春天的時候，這裏的人做夢也不會想到戰爭會波
及他們……草原，我真是不願看，它綿延那麼廣……我們就快要到頓河了，真的還讓他們再推進？

誰曾經經驗過如一個親人的病重，或一個好友的逝世等巨大創痛的，就知道最可怕的是那種
病的復發，和第二次的喪親。在冬天的喜悅之後，在曾經產生過大的希望之後，一切所發生的事
情都好像是不能忍受的。去年夏天的時候，普遍惶恐，人們都沒有時間去思索，去考慮事情；現
在，每個人都知道撤退的意義是什麼了。提到「德國人」這個字，每個人都會感覺到喉嚨發漲，
腦殼充血。最近人們才夢想過——地上將會乾了，我們就要西移。但是結果並不如此，德軍像決
了堤的河水，泛濫着麥田、櫻桃園、西瓜田和廣闊無涯的草原。

一個老太婆對賽琪說：「你們講來講去，而現在你們要跑了。」……他沒有回答那老太婆，現在我們真是羞對婦孺和父老——我們不能保護他們。我們把我們的莊稼、田地和我們的幸福都委棄給德國人了。天氣可怕的熱，路上厚厚的塵土在飛揚，口乾眼痛，叫人不願張望……

「我們已放棄羅斯托夫。」一道命令。肯定而簡單的詞句：我們必須振作！噫，我們把一切都放棄了。（人們黯然說：「我們在飛奔」。）現在我們有更多飛機了。反坦克砲是好的。後方堅強——埋頭苦幹……但是我們還沒學會怎樣作戰。

賽琪的脾氣是慣於疏忽的：在戰前他常常罵自己——心不在焉，把信插在某一地方，可是忘記放在那裏了；我早來了一個鐘頭還是別人來遲了呢……現在他很重視準確和守時。昨天上校說：「那橋先等一等吧，他們會在這裏被阻住。坦克軍將在十六點零零通過。」他說「零零」，可是他們七點才經過……同是這一位上校埋怨道：「當我要求派飛機，他們永遠是遲到的」……聯絡很壞；上校坦白地說：「我怎能知道我們左面的友軍在那裏？……」師團司令員喜歡談到蘇沃洛夫；他會喊：「我們明天將會把他們踢出去。」可是到要做點甚麼的時候，他就不能下決心，拖延。……巴辛少校曾經說過：「這裏將作為指揮部。我們要在這兒停下來，盡量弄得舒服點吧。」……他把他妻子的照片放在五層櫃頂上，人們工作了三小時——把電燈按好——總而言之，十二萬分的舒服，可是到了晚上，我們又匆忙地往後撤退。格班諾夫正在看音樂會的節目單，想校正上面的次序，德國人的坦克已經進入城裏來了。我也是個好傢伙——在米勒羅伏附

近，我依賴格林柯，結果地雷就沒有埋，單爲這事，我就該受軍法審判。

越來越熱，塵土安靜地保持着不動。賽琪問伏洛諾夫：

「你怎樣想法呢，尼古拉，是否會繼續長久這樣下去？」

「昨天，在情報部，他們審問兩個德國兵。他們是五月離開法國的，他們說已經沒有人留在那裏了：希特勒決定要發動一次攻擊，在冬季前結束一切。他們痛哭流涕，可是其中一名仍然大言不慚地說他們要到印度去。簡直是瘋了！」

「印度？那是完全無稽的，他們喝啤酒喝得太多了，所以他們會作這種狂夢……」

「但是盟軍怎樣了？這正是他們發動的好時候。德國人已經取消在法國境內的一切東西。甚至把最後的一輛坦克也弄走了……他們的第二戰場在那裏呢？」

「他們還不急，他們不喜歡忽忽忙忙的。我在巴黎遇到過一個英國人，一位工程師，一個好人。有一天當我們離開商務代表團的辦公廳的時候，他說：『我趕着有事。』那時候公共汽車剛剛來到，只要他真的快一步，他就能搭上，可是並不，他就不加快腳步……不過，我是說笑話；法國人說——還是笑好……這不是性情的問題，他們不喜歡德國人，我恐怕他們也並不怎樣喜歡我們。」

「你知道法國，賽琪，告訴我，法國人是否熱心作戰，或者主要是空口說白話而已？」

「在那裏，一切都是搞不清的。我在巴黎遇到過一位詩人，非常風雅。如果你不推敲他詞句

的意思，他的詩好像很美，甚至迷人。可是如果把那些詞兒翻譯成普通語言，你就會發覺他正是一個德國兵——毫不深奧，好不了多少。那裏有聽天由命的清談家，有迂腐的書獃子，還有大部份『騎牆派』分子。那裏也有人民，但是他們能做甚麼呢？你說那裏沒有多少德國人，是的，阻擋登陸是不够的，可是足夠使手無寸鐵的一個民族馴服。」

伏洛諾夫成了賽琪的摯友。他是一個藍眼睛的大個子，有着怕羞的小孩子的笑容，三十二歲頭髮就灰白了，精力充沛，但是態度溫柔。他是一個阿堪遮地方的伐木者的兒子，曾在巨川河畔一個偏僻的村莊中度過他的童年，對森林、樹葉的沙沙聲、松樹的氣息以及簡單但是奧妙的生活還存着熱愛。在學校中他曾因為他的才能而露頭角；教師常常說：「你在世界上會有作爲的。」伏洛諾夫真的成了一位能幹的建築工程師。他在列寧格勒認識了一位年青的女學生，她的名字叫蓮娜，愛笑，惹人喜歡。蓮娜有那麼小的一雙小手，簡直使伏洛諾夫不敢緊握。蓮娜則笑着說：「你是一頭白熊，我該叫你作米西卡（註：俄國對熊起的一個渾號）。」……也許這就是爲甚麼他們把他們的兒子改名爲米西卡的緣故。他們鍾愛他們的孩子，當伏洛諾夫辦完正事的時候，他會打個電話到列寧格勒問她的妻子：「米西卡怎樣了？……」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列寧格勒。他曾經等候一封信，等了許久，後來接到了他妻子的來信，他和任何人也不說一句話。過了兩個星期，他突然望着賽琪，苦笑說：「我的米西卡……死了。這是封鎖的結果……我覺得我能用我的牙齒咬破他們的喉嚨！好吧，讓我們談別的吧，無論怎樣你說不出你對這事情的感覺。」……

賽琪常常接到她母親和凡梨雅的來信；他熱誠地去讀它們，但是很簡單地回覆，而且沒有準兒。他不能把現在發生的事情和戰前的生活連到一塊。多麼奇怪呵！母親還說着戰前的舊話，顯然她在做夢，激動的時候就急促地噴她的香烟。但願她不會病倒！凡梨雅沒有發怨言，但是他感覺得出她是非常的寂寞，她在信上說她會到戲院去看過「三姊妹」。媽媽的信上說奧兒加已和她的丈夫離婚，這是好的，他是一個討厭的傢伙。……人們離婚……他們也一定要結婚……這是多麼的生疏呵！好像是發生在另外一個地球上似的。祇有一件東西是與草原、熱燙的塵土、燃燒的氣味、殘破的橋梁以及他的頭痛相和諧的，那就是妮娜·喬琪芙娜永遠不變的信末附言：「伐西亞沒有訊息，」……戰爭！賽琪現在是在它的掌握中，正如草原着火時的草一樣。

一位軍官說：在瓦隆尼茲有戰事，正在城內。我們要從羅斯托夫向南移動，沙爾斯克，柯特尼可伏……裂口一天比一天擴大，德國的坦克已經衝入我們的背後。在有些地方我們堅強抵抗，可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我們在退却。房舍在燃燒，女人在啜泣，苦艾的氣息刺鼻，使人心裏難過。

好像世界從來未有過這樣的混亂，史太特·未爾特堡的簿記員像化緣的行腳僧一樣奔過波羅夫齊草原。這裏甚麼人沒有呢？已經在烏克蘭吃得飽飽的、一臉肉的軍曹，只曉得「鉗形」和「包圍」的、蒼白的、兩眼下陷的將軍，臉頰上留有決鬥疤痕的海德堡學生，愚鈍的波美拉尼亞（註：德國的一省）收人，橫衝直撞的黑衫隊，成天怨天怨地、長着痔瘡、家裏種有天竹筴和在銀行裏有存款的四十來歲的小市民——他們都是要掠奪科爾奇斯（註：喬治亞的舊名）人的巨額財富。

這裏也有意大利人，聲樂家和酒徒，失意者和賭棍，有名的男中音歌唱家背着機關槍，竊玉偷香者在幹着偷鷄蛋的勾當，小偷和扒手扮演凱撒的角色。這裏還有身無旁物的羅馬尼亞農奴，倒霉的拖油瓶，以及來自布卡萊斯特的軍官，他們自稱他們的祖先曾在伏爾加河住過，他們是世界的維持正義者，他們有巴黎人的時髦風度，他們在柏林有有權有勢的朋友。這裏還有被流血、煩惱與思鄉激動的馬札爾人（註：匈牙利的一種民族）——有人傷害他們，因此他們放槍……所有這些人浩浩蕩蕩越過草原，吃、喝、掃蕩、劫掠、絞殺、叫囂：前進，前進！

他們在一個農家過夜，一個老頭笑着對賽琪說：

「你們的士兵說到上帝……」

「他們怎樣說的？……」

「說上帝發怒了，上帝說：『這是怎麼回事？俄國人背棄了我，而現在這些無賴又向我寄託希望。』……」

「別胡說了，」賽琪回答道：「我們把我們的希望寄託在另一些人身上。」

「在盟軍身上？」

「在我們自己身上。」

一種發霉的氣味，那是苦艾。他們說：和苦艾一樣苦。……那老頭請他喝點酒，酒也有草原的氣味，枯草的氣味。

「頓河的酒，」老頭解釋說：「有一種香味……」

賽琪回憶美達曾經說甜酒喝過之後會有一種苦的餘味的。真是那樣？——安寧的夏天，美達，畫室裏雜亂放着畫布……現在德國人到那裏了，這就是嚐過後的苦味？不，更壞些……他忽然笑了：

「他們說到關於上帝的話是可笑的，他們還會說笑話倒是好的，這表示他們還沒有喪氣！……」

又過了一些日子，多少俄里、塵土、苦艾、最後到了頓河……

「橋梁由你負責，」上校說。

伏洛諾夫擬好他的計劃：

「我們可以連上面的德國人一齊炸掉，我要二十個人，掩蔽物很好，我們會在他們射擊得到以前跑掉……」

左寧起初不同意這樣做：這樣太冒險了。伏洛諾夫堅持道：

「這樣絕對準確……」

他們去視察掩蔽物。賽琪說：

「我們回來的時候，我們又要重建一座橋……」

伏洛諾夫實事求是地回答：